

第八十四章 範閑跳崖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懸崖之側的短草岡上，震天價的一響！

範閑身在半空，占了天勢之利，狼桃腳踏實地，借了地勢之實，兩股宏大的真氣衝撞在了一起，就連二人身周的草都被壓碾成了碎末。

狼桃悶哼一聲，係在手腕上的彎刀向後擺去，噗哧一聲刺入了肖恩的胸口！

雖然這個雙套局，但如果殺不死範閑，也必須首先殺死肖恩，這是他的老師苦荷一直叮囑的一件事情。

範閑雙掌灼熱一片。狼桃身體圓融一轉，帶動兩柄彎刀像風車一樣地斬向他的胸腹，這潑雪似的刀，奪魂般來了。

此時肖恩斃命在即，範閑不能再逃，再沒有玩貓捉老鼠遊戲的可能??所以他將牙一咬，做了以來最冒險的一件事情，根本沒有理會狼桃那蘊含著無上威力的彎刀，而是伸手抓住了肖恩頹然無力的衣領，隻是於電光火石的一瞬間...微微屈膝，抬起了自己的左小腿。

當的一聲脆響，這很明顯不是彎刀斬入人肉所能發出的聲音！

範閑悶哼一聲，一個翻身便躍過了狼桃的頭頂，左手卻極其細微的伸指一彈。這是...小手段。

狼桃耳垂微痛，眉梢微飛。

範閑小腿處如遭雷擊，無比痛楚，但整個人卻借著這刀勢，捉住了肖恩，完好的右足在地麵上一點，整個人已經衝了出去，衝向了前方空無一人的地帶。

他衝向了懸崖，然後跳了下去。

...

狼桃麵色木然。但內心卻是有些震驚，為什麼自己那一刀斬在範閑的腿上，卻像是斬在了鋼鐵之上。他對自己的刀勢有極強地信心，圓融一刀的秘技。足可破金裂鐵，就算對方腿上穿著護甲，也一樣會被一刀斬斷...範閑為什麼能擋住！

他和何道人掠向懸崖邊，探頭望去，此時陽光漸盛，卻依然無法驅散深穀裏的雲霧，隻見那一老一少的人影落入霧氣之中，再也無法看見，隻到很久以後，才聽到一個重物墮下地發出的砰聲。聲音極輕。但這懸崖極深，他們二人站在崖邊也能聽到，可以想見碰撞的激烈。

“摔死了。”何道人說道。

狼桃搖搖頭：“肖恩不容易死。範閑...我看更不容易死。”

狼桃與何道人二人，是上京城中屈指可數的幾位九品高手，居然還無法將重傷後的肖恩與初入九品的範閑當場絞殺，這個事實，讓兩位高手的心裏都有些凜然。

“這山峰爬不上來。”何道人皺眉說道。

狼桃向下看了兩眼。燕山石壁如刀，光滑如鏡，別說一般的武道高手。就算是天下那四位超凡入聖的大宗師，也無法憑借人力從這石壁上爬起來，所以他點點頭，默認了何道人的判斷，說道：“通知沈重，搜索山下。”

...

做完了後續，這兩位高手看著雲霧縹渺地山崖，想到先前的那場廝殺，不由皺起了眉頭。隻不過二人想的方向卻不一樣。

“為什麼範閑要拚命救肖恩？”這是何道人地疑問。

“為什麼範閑表現出來的實力，遠遠超過了小師妹的評估？”這是狼桃的疑問。

狼桃忽然雙眼寒一射，手腕一抖，刀尖準確無比地削去了自己耳垂上的那塊肉。何道人向來信服苦荷一脈地見識本領，眉尖一皺，便往自己大腿處望去，隻見那枝弩箭擦過的肌膚，雖然沒有受傷，卻依然有些發黑，寒聲說道：“這姓範的小子好毒。”

狼桃沉聲說道：“你難道忘了，南慶範閑最出名地功夫，就叫小手段。”

話雖如此，狼桃卻在想著先前的對掌，範閑雙拳所挾的霸道真氣實在是有些古怪，竟然凜凜然有侵伐之意，其暴戾處，比世上任何一種內家真氣都要厲害。

跳崖一般會碰見什麼？一般會碰見高人，美人，絕世秘笈，無窮財富。

範閑在跳崖的過程裏想著，自己背著的確實是位高人，可如果自己算好的落腳點差了些許，那家中的美人算是要說拜拜了，至於老媽留下的無窮財富，自然沒機會再去享用，說到打小練的那個無名絕世秘笈，估計五竹叔會燒了給自己。

五竹叔這位老師，雖然教學水青次點兒，但卻是個填鴨教育地忠實執行者，估摸自己到了地府，他也不能輕饒了自己。

話說當年，竹帥跳崖是小範閑最驚豔的一幕，所以他也時常練習跳崖，哪怕新婚蜜月在蒼山裏也沒有放過，到如今總算是有了一點小小的成績??至少背著個人，在滿眼皆霧的狀態中，依然準確地借著光滑石壁間的短鬆減速，找到了事先選好的落腳點，那塊稍稍伸出來的岩石。

範閑雙腿落到那塊岩石之上，體內的霸道真氣自然做出反應，反震而出，但是左腿處受了狼桃可怕的那刀，酸痛無力，悶哼一聲，半跪在了地上。

便在此時，他依然沒有忘記將一塊大石頭掃下崖去，半晌後傳來了墮地的聲音。

...

“傻了吧？”岩石後方有一個小洞，洞一點都不深，渾身傷口的肖恩正靠在那裏，滿臉嘲諷地看著範閑，“我看你怎麼上去。”

範閑聳聳肩，自然不會告訴這臨死老頭自己的秘密，眼睛往洞裏瞥了瞥，確認了這個洞與姓張的沒什麼關係，便喂了肖恩一顆藥吃。

肖恩也不客氣，吞藥入腹，滿臉嘲諷地望著範閑，說道：“如果是二十年前，就憑狼桃和何道人這兩個晚輩，怎麼可能是我的對手。而你呢？堂堂慶國監察院提司，陳萍萍和費介的接班人，卻被別人逼下了懸崖，隻有等著慢慢餓死。”

範閑也不生氣，笑眯眯說道：“當一個老人總喜歡說當年的時候，大概就是他快死了。”

肖恩麵色不變，說道：“我本來就要死了，活了這麼多年，死也不算虧，問題是你還年輕...所以不明白，你為什麼要來救我。”他頓了頓又說道：“不過你怎麼敢往雲霧裏跳？”

“你那個幹兒子隻會打仗，根本不會搞這些事情。”範閑從頭髮裏取出細針，紮進肖恩的身體裏幫他止血，“連錦衣衛都能查到你們會合的地點，更何況是我，當然是事先就做好了準備。”

肖恩任他施展醫術，白了一眼說道：“你這針有毒。”

範閑沒好氣道：“反正你都要死了，反正你身體裏麵好幾百種毒，多一種又怕什麼？”

肖恩咳了兩聲，眼神漸散，將死之人，連性情都變得似乎古怪了些。

範閑看著老人那張因為失血過多，而顯得有些慘白的臉龐，忽然問道：“當沈重圍住小院的時候，你就應該知道，上杉虎營救你的行動一直都在錦衣衛的算計之中，你為什麼還要繼續？”

“繼續什麼？”

“繼續扮傷員，辛苦無比地往城外奔，明知道會有高手等著你，明知道接應你的人們早就被清除了。”

肖恩看著他忽然尖聲笑了起來：“也許隻是順著那些人的意思，為了誘你出來，好讓你給我陪葬。”

範閑聳聳肩說道：“說點兒正經的吧。”

肖恩的目光像是跨越障礙物一般輕鬆地越過範閑的肩膀，投向了幽靜的深穀之中，此時太陽越來越烈，石壁前方的雲霧終於漸漸散開，可以看見遙遙前方的那麵山壁如破裂了的黃色鏡子一般，有一種別樣的美麗。

“嗯，我被關的久了，所以...就算死，也不想死在牢裏。”肖恩如是說。

範閑順著他的眼光望去，發現對麵的山壁光滑無比，偶有縫隙像閃電的紋路一般四散裂開，要隔著老遠，才能有一株頑強無比的小樹生長出來，展露著可憐卻又可敬的綠色。

“此處黃山青樹，下有綠水白霧，正是一座好墳。”

範閑微微笑著，開始整理自己右腿上的褲管，監察院防火防盜防利器的衣服，居然被狼桃的那一刀生生震開了一道碎絮口子。他從靴子裏取出費介老師留給自己的黑色細長匕首，輕輕撫摩著上麵微微有些變形的刀身，歎息說道：“謝謝儂，我可不想改名叫範萍萍。”

...

“你為什麼會如此愚蠢的出手，從而將自己陷入死地？”肖恩有些好奇地看著範閑經過喬裝之後的麵龐，枯幹的雙唇邊滲出一些不祥的血沫子，或許人到臨死，好奇心會越發地強烈起來。

範閑將匕首擱在腳邊，開始按摩自己僵壞的小腿經絡，平靜說道：“當我發現這是北齊人的埋伏時，確實準備退走。但是看見你要死了，我也不知道腦子為什麼忽然壞了，蹦了出來。”

其實道理很簡單，範閑要知道肖恩的秘密，要知道神廟在哪裏，要知道神廟與葉輕眉的關係，與自己到這個世界的關係。在自己的生死、身世與囂張老媽的來龍去脈之間，一向惜命無比的範閑，終於奢侈了一回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